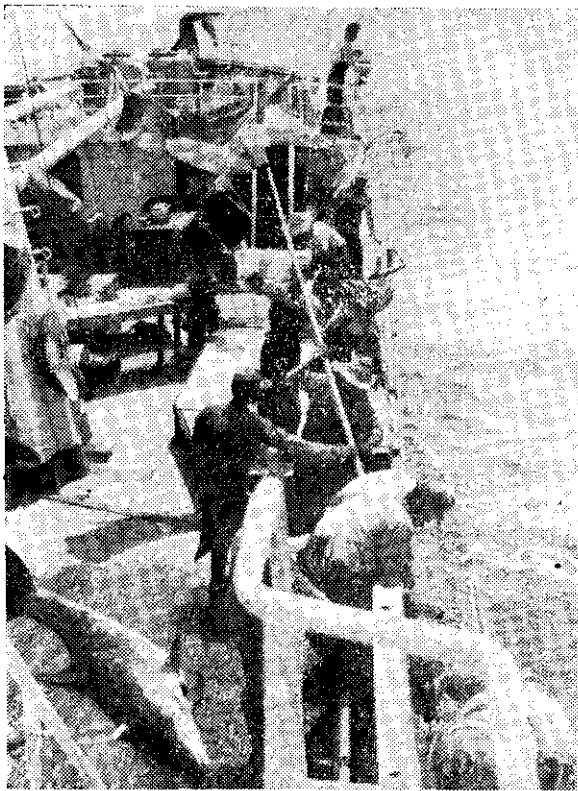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華東輪上海作業，一上板甲是條海豬。

絲作風。華東的傳統是一貫的在原區作業，不輕易轉變，遠赴他處，追逐不可靠的魚源。這個方針，至少可以減少途上不能作業的損失。在原區域內徘徊，繼續不斷的工作再工作——放繩與拉魚。在漁獲狀況良好時，往往一面拉完魚，一面就要放繩下釣。船員的工作自然很辛苦。

魚羣狀態的變動，常受氣候、水流、水溫、風向、潮汐等因子的影響，情形複雜。好像玩牌，誰該吃，誰該打，要隨機應變，沒有一定的公式。在茫茫的海洋中，要在短期間內，抓到幾百噸的魚，滿船歸航，實非易事。再加上船員情緒的變動，更形成了它的複雜性。

談到船員間的人事管理問題，船長說：以往華東船員是個大難拼盤，南腔北調，有各種的地方習慣，及來自特殊職業出身的人。年齡有的比我大，資歷比我好，過去帶領的人比我多，都有他們寶貴的經驗。他們看我年紀青青的站在駕駛台上指揮一切，多少有點不服氣。只要一發生離心的現象，那怕只有一點點，也就影響不小。再加上繼續不斷的繁重工作，休息少而工作多。在消遣上又嚴厲的禁止賭博，只能下棋，或聽聽僅有的幾張唱片而已。舉目所及但見茫茫的水連天，日常相見，就是那幾張男性的熟面孔。

日子一長，誰都在想起那溫暖的家，獨守空閨的妻子。船上生活的拘束，更多於陸上，連用淡水洗衣洗身，亦被嚴厲禁止。一切不平之念，自然要集矢於船長身上來。人難免有病痛，船長必須在公司成本與船員生命之間，作一決定。酌量病情，決定是否需要靠岸送醫院。病人本是不痛苦的，在海上生病，心情更不同於陸上，總覺得無依無靠，有萬般的感觸。病人認為船長不重視他的生命。因此，一時想不開的，認為反正病不會好了，為求解脫，竟有縱身入海的。船長免不了要吃一場人命官司。如果船上人一病就要靠岸，不以成本為重，那又何必遠渡重洋，求此大難呢？

事在兩難，問題又不能不解決，所以船長必須具備診斷的醫療知識，來調護病人，安慰病人，安慰那顆海上孤獨的心。有時還得與友船互相聯絡，在無線電話中，商量如何進行治療，交換手術經驗，來處理傷患。船上人病了，要用藥打針動小手術，但船上用具或儀器壞了，也要請船長動手修理。機械儀器的小毛病，譬如保險絲斷了，真空管壞了，總得能動手修理。否則船長也是一巧不通，怎能領導全船呢？

船靠岸後，得隨時進行國

總之，當船長要什麼都會，才能承受一切。再加上自己的想家病，或可名曰海洋病，亦得自己寬解。譬如有一次台灣有便船來，家人忘記帶來慰勞品和書信，難免給人背面恥笑說，「老婆不要他了。」

一個常年在海上飄泊的人，舉目無親，心理生理上，和在陸上與家人早晚相親的，感觸自大有不同。船長不是超人，也是個凡人，不論公私雙方，都難免百感交集，也和船員同病，並無異樣。

不論如何，一隻三百五十噸級的船，靠在岸邊，也是一件龐大的物體，造價在千萬元以上。全船三十位的寶貴生命都放在一個人的雙肩上；安全

第一，能平安的出航歸航，還得滿載而同。此外諸事，都可商量。

因為航行不慎，如果出了事，最後棄了船，即使公司獲得保險賠償金，但是這位棄船

新台幣

貴刊十一期中，台灣的「台」字，至少有兩種寫法，有的寫「臺」，有的寫「台」。廿一頁中欄七「十七行，共有十個「台」尺、臺寸、臺斤」等單位，但三五頁上二七行，又有「臺尺」，同

頁中欄十三、廿七行又有五個「台尺」。如此混淆不清，令人懷疑「台尺」和「臺尺」是否兩種不同的單位？甚至「新台幣」也有兩種，有的寫「新台幣」，有的寫「新臺幣」，難道是兩種不同的錢？